

忆情

那时的阅读:武侠小说

衡阳市成章实验中学 李玉辉

拨开云雾般的凡俗生活,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光,始终清晰地留在记忆深处。那是一段温馨又幸福的青葱岁月。

课堂上,我沉浸在《射雕英雄传》的世界里。黑风双煞的九阴白骨爪凌厉又恐怖,明明坐在教室中央,却仿佛置身异域大漠,黑暗中阴风阵阵,一只森然惨白的手迎面袭来。我吓得失声惊叫,才发现是班主任悄然伸来的手。这声惊叫也吓了他一跳,手猛地缩回,又迅速伸来。我死死攥住书本,如同落水者抓住浮草,飞快将书藏到桌下,紧贴课桌与老师周旋。几番拉扯,我的额角在课桌上磕出浅浅血印,总算保住了手中的武侠世界。

更多时候,阅读是惬意而沉

醉的。我曾坐在斜探池塘水面的桃树上,用一个下午读完《倚天屠龙记》第3册。在摇摇晃晃的枝头,感受张无忌大战光明顶的惊心动魄;在涟漪荡漾的池边,体会小昭远赴波斯、无奈别离的忧伤。读至“到头这一身,难逃那一时。百岁光阴,七十者稀。急急流年,滔滔逝水”,瞬间顿悟时光易逝、世事无常。清风拂水,只觉一方池塘太小,盛不下满心怅然。

年少的热血与幻想,也因武侠肆意生长。我在自家园子用稻草搭起简易练功房,学着降龙十八掌胡乱挥舞,常把“练功房”弄得支离破碎。看完一回书,便从两米高的坡上纵身跃下,幻想轻功更进一筹。我们还自封教主、护法,给伙伴们安上响亮绰

号,读武侠的劲头也愈发足。

比起严肃课本,武侠小说才真正让人体会到手不释卷。放学路上边走边看,目光不曾离开书页,却能安然越过坡坎、转过弯道,事后回想既后怕又忍不住莞尔。牵牛吃草的乡野间,江湖打斗多了几分青草幽香;漫步野花丛中,爱恨情仇也染上漫山芬芳。

20世纪90年代,武侠小说是时代最亮丽的色彩。课堂上的偷偷翻阅、宿舍里的挑灯夜读、池塘边的沉醉遐想、放学路上的忘我前行,构成了青春最鲜活的记忆。金庸、古龙、梁羽生……岁月奔流不息,那些名字带来的欢乐与悸动,值得我们用一生心怀感激,铭记那段滚烫的阅读时光。

生活

今年春雨绵长,空气潮得仿佛能拧出水。心里盼晴久了,梦里都是草芽破土的声音,细细碎碎。

周末,天终于放晴,推窗只见柳条青得亮眼,紧绷的心一下子舒展。我喊上女儿和小侄子,挎着竹篮,一同走向田野。

田野里的春,灵动又清爽。小河水色清亮,云影在水中游弋。河边泥土松软,放眼望去,满目绿意,生机盎然。

野芹菜翠绿挺拔,带着山野清气。弯腰轻掐,一声脆响,清香便沾在指尖。古人称读书人为“采芹人”,大抵就是偏爱这份清贵之气。

老屋后的香椿最是浓烈,一到春天便冒出暗红嫩芽,簇簇如小火苗。我用绑了禾刀的长竿轻轻一割,嫩芽落下,奇香扑鼻。这浓烈香气,正是春天最醇厚的魂魄。

地米菜贴地开花,远看如撒了一把碎米,恬静温柔。女儿像只觅食的小鸟,挖到便欣喜地招呼侄子,不多时就采了半篮。

河边,一位老爷爷在钓愣子鱼,银白的小鱼在盆里活泼游动。小侄子丢下篮子,围着老人嬉闹,老人始终笑眯眯的,乐享这份春日闲适。临走时,侄子还收获了一袋小鱼,满心欢喜。

夕阳西下,我们满载而归。餐桌上,野芹菜炒腊肉、清炒地米菜、香椿炒蛋、愣子鱼炖豆腐,一桌菜肴满是春日鲜香。

侄子嚼着野菜,歪头笑着问:“姑姑,下个周末还去外面拎点什么回来,要得么?”女儿抢先点头赞同。

或许,这是她,他,还有我,一直心心念念的。趁着春日晴好,拎一篮野趣,藏满心欢喜,日子便跟着春,一起灵动起来。

岳阳市君山区西城中心学校 肖林海

拎春

随笔

老花匠的四月

瞿杨生

父亲蹲在阳台上,守着那盆养了八年的蕙兰。四月阳光透过防盗网洒下,四朵兰花已开,花苞饱满欲放。他轻托花朵细嗅,沉默不语,嘴角漾着浅浅笑意。

阳台不止一盆花。

春兰已谢,残花垂落,父亲也舍不得剪;栀子叶片油亮,即将孕蕾;吊兰长势旺盛,走茎垂落近地。父亲养花随性,不求名贵,养活便满心欢喜。

四月是父亲最忙的时候。每日晨起必先照料花草,浇水施肥细致入微。对正值花期的蕙兰,他更是精心呵护,还捡来竹竿削得光滑,稳稳撑住花杆。

闲暇时,父亲便静坐阳台,或喝茶,或静静望着花草,与花相伴度日。邻居打招呼,他只应声笑着,沉浸在自己的花事里。

他那双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手,年轻时干过重活,侍弄花草时却格外轻柔,擦叶细致,神情安然。

蕙兰香气浓郁醇厚,阵阵飘向屋内。隔着纱门有人喊一声“花太香了”,父亲便憨厚地笑着,挪动花盆让花香弥漫全屋。他让我拍花发家族群,并非炫耀,只是想告诉亲人:四月花开,日子安稳。看到亲友点赞,他眉眼舒展。

落花时节,父亲从不清扫,只等其自然凋零。养了大半辈子花,花也滋养着父亲。他予花一方阳台,花还他岁岁四月。岁月催人老,可每到四月,他蹲在花前的模样,依旧如初。

各美其美



印象

张永生/摄

抒怀

谷雨炊烟绕村落

永州市作协会员 彭胜发

谷雨时节,天气总是灰蒙蒙、湿漉漉的。此时回老家再合适不过,不冷不热,田里的早稻秧苗已然扎根生长,走在田埂上,脚步也不由得慢了下来。

傍晚抵达村口,尚未进院,便见几缕炊烟从青瓦间袅袅飘出,远处泛着灰白淡蓝,远处晕成浅青,最后与天光相融,消散不见。

王婶家的炊烟冒得最早。她三个儿子都在城里工作,只有过年才会回家,可她依旧每日生火做饭。灶膛火光映红她的脸庞,见了我便笑着招呼:“回来啦,锅里蒸着艾草粑,等会儿来拿几个。”灶火与炊烟,藏着长辈绵长的思念。

再往里走,李家大爷正坐在门槛上择豌豆尖。屋顶炊烟缓缓升腾,一如他从容的模样。我问

起谷雨茶,他笑着说早已采摘,谷雨茶滋味最好,随即进屋取壶斟茶。黄绿茶汤入喉,满口都是春日清鲜。

端着茶碗漫步村中,雨水洗亮了石子路,青砖黑瓦的老屋旁,丝瓜藤已攀上墙壁。路过张木匠家,刨木花散落一地,灶间飘出葱花香气,炊烟与油烟交织,满是人间烟火。

家家户户炊烟四起,有的直冲云天,有的随风飘散。村庄宛若薄纱笼罩,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卷。儿时总爱爬上后山大樟树,看谁家炊烟先起;如今再望,只觉炊烟如乡人,各自忙碌,又紧紧相依。

村口的赵奶奶已九十多岁,耳背却眼神清亮,见我招手邀



我进屋。锅里的红薯粥浓香扑鼻,她盛上一碗,含笑看着我喝下,眼神温柔。

天色渐暗,炊烟渐稀,村舍次第亮起暖黄灯火。暮色里老屋轮廓模糊,唯有几缕残烟萦绕瓦间。

回城数日,闭上眼仍是袅袅炊烟。没有都市喧嚣,却格外让人安心。无论外界如何变迁,老家依旧是旧时模样:采茶种瓜,生火做饭,艾草粑与茶香相伴,炊烟朝起暮落,岁岁平安。

心中已盼着端午再归,到时粽子清香,定会与炊烟一同,飘满整个村落。